

穿越 提籃橋

揭开提籃橋監獄封存六十年的越獄井口

远东

一段秘史，一条坑道，一路血迹

第1

監獄
鬥爭

YUANDONGDIYIJIANYU

周冰冰◎著

中国第一部監獄斗争小说

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的内幕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穿越 提篮桥

揭开提篮桥监狱封存六十年的越狱井口

第1 远东监狱



中国第一部监狱斗争小说

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的内幕

周冰冰◎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远东第一监狱/周冰冰著. 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08. 12

ISBN 978-7-80240-270-6

I. 远… II. 周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80127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100009)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 印张 24 字数 483 千字

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80240-270-6

定价:36.0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故事简介

中国第一部“监狱斗争”故事；一部中国版“越狱”。

上世纪 20 年代，以公共租界巡捕作为掩护身份的地下党员张楠，为救刘培生被判终身监禁，关押进上海提篮桥监狱。不久，特科重要领导冷江叛变……新任看守长威廉凶狠毒辣，他巧妙利用四海帮修爷和斧头帮龙哥的势力管理犯人。看到张楠在监狱里的威望越来越大，威廉就让黑豹和张楠打死拳，想趁机除掉两人……修爷和龙哥越狱未遂，使得监狱里的折磨更加残酷。经过长久谋划，张楠决定实施全狱暴动，可是被汉森坏了大事，老金惨遭杀害……张楠从曹慧口中得知蒸汽机房有一个可以通往狱外的下水道口，他想办法制造机器故障，骗过威廉和典狱长的猜疑，最终成功越狱……



第一章	劫后余生/1
第二章	钩心斗角/16
第三章	双雄对峙/32
第四章	监狱争斗/48
第五章	杀人狱规/64
第六章	策划越狱/77
第七章	纵火事件/93
第八章	龙哥出现/109
第九章	斗争开始/127
第十章	张楠遇险/144
第十一章	绝食风波/158
第十二章	死拳擂台/172
第十三章	被人诬陷/188
第十四章	风波再起/205
第十五章	狱外破案/220
第十六章	残酷折磨/237
第十七章	策划暴动/251
第十八章	万事俱备/259
第十九章	暴动失败/270
第二十章	惨遭杀害/288
第二十一章	意外发现/302
第二十二章	再次谋划/316
第二十三章	秘密通道/329
第二十四章	只欠东风/342
第二十五章	重见光明（大结局）/358

第一章 劫后余生

“啊！”

寂静的夜空，提篮桥监狱里发出一声惨叫，让人心里发疼。所有的犯人都站起身子，跑到牢门口张望，很多刚进来的犯人甚至吓得哆哆嗦嗦，不知所措。

提篮桥是上海租界最大的一个监狱，场地宽敞，设备齐全，当然这里来的大部分都是重刑犯。张楠——这个昔日的巡捕房捕头，也被发送到这里，不过此刻的他因为伤势过重躺在医院里。因为狱警怕他逃跑，把手铐一端铐在他的手上，另一端铐在床头，躺在病床上的张楠神情忧郁，眼睛直直地盯着窗外。

这时，金武和巡捕走进病房。

“大哥，我们该上法庭了。”金武说道。

“嗯。”张楠冲着金武露出淡淡的笑容，轻声哼了一下。

租界法庭前的街道上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，持枪警戒的巡捕神情严肃，法庭大门外早已人山人海，不少胸前挂着照相机的记者在焦急等待，人群十分拥挤，法警不时挥舞着警棍维持秩序。几辆警车从远处驶来，人群中顿时发出一片嘈杂声，记者赶紧举起照相机拍照，人群再次像潮水般涌来，法警只得手挽着手做成人墙阻挡人潮。

金武等巡捕跳下警车警戒，一个巡捕打开囚车的车门，戴着手铐的张楠吃力地向前走，显然他的伤势不轻。张楠的出现令人群沸腾，记者拍照的频率显然加快了许多，但是他看也不看，随着金武向法庭内走去。

法庭内，旁听席上坐满了人，蓝丁陪着冷江走了进来，坐在仅空着的两个座位上。法官走上审判席说道：“现在开庭，带被告张楠。”

张楠被法警带上法庭，站在一个四方护栏里。

“被告，根据公共租界法律，你有权聘请律师辩护。”法官提醒张楠。

“我决定自我辩护。”张楠说道。

“这么说，你放弃法律赋予你的权利？”法官不禁有些惊讶。

“是。”

此话一出，旁听席上一片哗然，冷江也不禁一惊。

“我问你，你是否知道刘峰是共产党？”检控官走到张楠身边问道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张楠回答。

“那你为什么协助刘峰越狱？”

“受诱惑，帮他成功越狱，我可以得到十万英镑的酬劳。”

“你说谎！”检控官眼睛直视着张楠，然后转向法官，“法官大人，刘峰不过是美丰洋行一个小小的协理，怎么会有十万英镑的巨款？”

“被告，如果你对法庭说谎，你将受到法律严厉的处罚。”法官提醒张楠。

“我没有说谎，在座的各位应该还记得几年前汇丰银行大劫案，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刘峰知道这笔英镑的藏匿地点。刘峰答应，只要我协助其越狱，给我十万英镑作为回报。”张楠不慌不忙地说道。

旁听席上的人们再次交头接耳窃窃私语，冷江仔细打量着张楠，陷入沉思之中。

第一次庭审结束，张楠被送回医院。

医院的楼廊里非常安静，一名巡捕和特务守在病房外，蓝丁和冷江来到张楠的病房门前。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正当两人准备推门而入时，被巡捕伸手拦住。

“不干什么，看看犯人。”蓝丁说道。

“没有金警官的命令，谁也不许进去。”巡捕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。

蓝丁还想说话，金武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，“蓝先生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我进去看看。”

“又不是什么绝代佳人，一个大老爷们儿有什么可看的？再说，租界工部局与国民政府可有协议，你们不能单独接触张楠。”金武用嘲讽的口吻对蓝丁说道。

蓝丁非常生气，正想冲金武发脾气，旁边的冷江狠狠地看了蓝丁一眼。

“跟我来吧。”金武爱理不理地说道。

张楠躺在病床上，眼睛微合，面色有些苍白，医生和护士正在给他换药，冷江、蓝丁和金武走了进来。

“大哥，这位是新任国民政府调查科上海站副主任冷江冷先生，想跟大哥说几句话。”金武不阴不阳地说道。

听完这话，冷江有些诧异地看着金武，显然没有想到金武与张楠的关系如此密切。

张楠微微睁开眼睛，看了冷江一眼，而后又合上眼睛。

“对不起，冷先生，我大哥不舒服。”金武开始下逐客令。

冷江微微点点头，转身向外走去，蓝丁连忙跟了出去。

冷江和蓝丁在医院碰了一鼻子灰，灰溜溜地回到调查科冷江的办公室。

“根据材料记录，是你先抓住张楠的，但怎么会由巡捕房和我们共同看管张楠？”冷江回来后，越想越气，突然想起这个问题，所以赶紧问蓝丁。

“的确是卑职先抓到张楠的，但没有想到金武居然带着巡捕越界办案，反把弟兄们包围了。卑职据理力争，可金武却坚持要把张楠带走，双方僵持不下。当时张楠身受重伤，卑职担心张楠出现意外，因此同意先将张楠送进医院治疗，并立刻向上峰报告。上峰紧急与租界当局交涉，但租界当局坚持对张楠拥有无可置疑的司法管辖权，上峰惧怕洋人，只好让步妥协，由我们和巡捕房共同看押张楠，张楠接受租界法庭的审判。”蓝丁气愤地说道。

“如果租界法庭不认定张楠的共产党身份，我们就无法当庭引渡张楠。你备份重礼，尽快送到检控官手里。”冷江声音低低地说道。

“卑职明白。”

“两个小时后，我要再见张楠。”冷江又说。

“可是……”蓝丁对冷江的话有些不解。

“我自有安排。”

两个小时后，冷江、蓝丁再次来到张楠的病房，金武也在这里。

冷江凑到张楠身边，将一份材料递给他。张楠接过去认真看着，脸上露出一丝狐疑的神色，他不由得抬头看了冷江一眼，然后一边看文件，一边琢磨着什么。

“张先生，这份文件记录的内容是否属实？”冷江举起文件问道。

“有的是事实有的是污蔑。”张楠微微思考一下答道。

“那哪些是污蔑？哪些是事实？”

张楠没有回答，而是伸手将冷江的文件拿了过来，他示意冷江将笔给他，然后在文件上画着，而后将文件交给冷江。

冷江接过文件，认真地看着，蓝丁和金武的脑袋也凑了上来。

“这材料上画圈的部分都是事实？”冷江问道。

“当然，巡捕房的兄弟都可以给我作证，金武就在那里，你可以问他。”

“蓝站长，你们的工作也做得太马虎了，险些冤枉了张先生。”冷江装出不悦的神情，回头看着蓝丁。

蓝丁一愣，但立刻明白过来，连忙说道：“卑职工作疏忽，疏忽。”随后，两人再一次灰溜溜地退出张楠的病房。

过了两天，第二次庭审开始，张楠再次被带到法庭。

“传证人蓝丁。”法官说道。

蓝丁走上证人席。

“蓝先生，请向法庭说明你的身份。”检控官开始问话。

“本人在国民政府调查科上海站任职。”蓝丁答道。

“请你明确说明你的工作职责。”

“主要是负责追剿赤色分子。”

“你为什么会带队出现在海滩？”

“因为得到情报，赤色分子重要人物刘峰和张楠将乘船出逃。”

“情报是谁提供的？”

“赵新民，调查科上海站秘密特工。”

“被告，你有什么向法庭陈述的？”法官问张楠。

“法官大人，我到海滩根本不是与刘峰出逃，而是去拿协助刘峰越狱的报酬。但事情发展出乎我的预料，刚才站在证人席上的蓝先生突然带人出现。”张楠答道。

“你说到海滩去拿报酬？向谁？”检控官走到张楠面前厉声问道。

“赵新民。”

“赵新民？”

“自从刘峰被判入狱后，赵新民频频与我接触，并许诺，如果协助刘峰越狱成功，我将获得十万英镑的回报。”

检控官显然没有想到张楠会将矛头指向赵新民，心里没有丝毫的准备。

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！况且赵新民已经死去，你所言无法得到证实。”检控官呆愣片刻之后说道。

张楠微微一笑说：“有一点可以得到证实，赵新民是国民政府的人。”

“这与本案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法官大人，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赵新民为国民政府做事。我是受赵新民的蛊惑教唆才协助刘峰越狱，我现在有理由怀疑，指使我协助刘峰越狱的幕后主使是国民政府。”张楠的目光由检控官转移到法官身上。

旁听席上一阵骚动，冷江不满地看了蓝丁一眼，蓝丁尴尬地低下头。

“法官大人，租界法庭已经答应将刘峰引渡给国民政府，国民政府怎么可能主使被告协助刘峰越狱？天下有如此滑稽的事情吗？”检控官对法官说道。

“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，因为赵新民与其同伙不希望看到刘峰被成功引渡。”张楠继续说着。

“这又是为什么？”法官不解地问道。

“为了不让抓捕刘峰的功劳旁落到他人之手。”

“反对，这是被告的妄加猜测。”检控官向法官抗议。

“被告，法庭再次提醒你，妄加推测之言法庭不会记录在案。”法官警告张楠。

“法官大人，我请求询问证人蓝丁，证实我所言的真实性。”张楠说道。

“反对。”检控官大声地说。

“反对无效。”法官说道。

“蓝先生，你说得到赵新民的密报才带人出现在海滩？”张楠开始问蓝丁。

“对。”蓝丁回答。

“这么说，你认识赵新民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并且你们都为国民政府做事。”

“对。”蓝丁被问得有些摸不着头脑。

“那你为什么下令开枪打死赵新民？”张楠突然加快语速。

“我……”蓝丁无言以答。

“唯一解释是赵新民破坏了你们的引渡计划，你怀恨在心，所以下令开枪打死他。”

蓝丁彻底蒙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张楠的问话。

“证人，你是否曾下令开枪？你必须回答。”法官严厉地说道。

“我是下令开枪，但绝对不是……”蓝丁急得不知道该如何辩解。

蓝丁说不下去了，将求助的目光投向检控官。

冷江此时眉头紧锁，沉思片刻，而后掏出纸迅速地写着，然后将纸条传递给检控官。

检控官看到纸条，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。

“被告，法庭第一次聆讯时，法官问你，除了刘峰之外，是否还有其他监狱犯人或是其他什么人与你共同密谋越狱？你的回答是没有。那为何现在又将与本案无关的赵新民牵扯进来？你的用意很清楚，就是要混淆视听。”检控官冷冷地说道。

“检控官先生，恐怕混淆视听的是你。我没有与赵新民共同密谋越狱，而是在赵新民的蛊惑教唆下才协助刘峰越狱。检控官先生，共同密谋与蛊惑教唆之间恐怕不能画等号吧。”张楠微微一笑问答。

张楠的话让检控官像个泄气的皮球，重新坐到椅子上，冷江也没有想到张楠会这样反驳，脸色变得非常难看。

“检控官，你还有新的证据提交本庭吗？”法官问道。

“法官大人，我这里有证明张楠是赤色分子的新材料。”检控官缓缓站起来说道。

然后，检控官将一份卷宗交给法官：“法官大人，这是被告在担任巡捕期间工作记录。根据记录，被告至少五次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将赤色疑犯放走，并且被告对此供认不讳，这足以说明，被告本人就是赤色分子。”

“被告，你如何解释？”法官举起文件问张楠。

“法官大人，五次释放赤色疑犯并非没有理由，但涉及巡捕房绝密计划，请求我的上司史密斯先生出庭为我作证。”张楠回答。

“同意。”法官说道。

“法官大人，史密斯副总警监因为健康原因不能到庭，委托我将证明文件交与法庭。”金武走上证人席。

法警将文件接过，交与法官。

“五次释放赤色疑犯都经过史密斯副总警监口头批准，在原任警长张楠也就是被告的带领下，通过秘密监控赤色疑犯，捣毁多处赤色分子藏身之所，收缴武器十余支，赤色分子活动经费数万元，沉重地打击了赤色分子的嚣张气焰，维护了租界的治安秩序。为了报复，赤色分子曾经暗杀过被告。以上事实说明，被告是赤色分子克星，根本不可能是赤色分子。”金武有理有据地说着。

“抗议，法官大人，抗议证人诱导性的言论。”检控官向法官说道。

“证人，法庭没有询问，不能擅做陈述，否则按照扰乱法庭秩序对你进行严惩。”法官说道。

“是。”金武答道。

此时，在旁听席上，冷江露出焦急的神色。

“被告，你还有什么要向本庭陈述？”法官问张楠。

“我承认在金钱的诱惑之下协助刘峰越狱，但我不是共产党。请法官大人明察。”张楠说道。

“鉴于本案又有新的疑点，法庭决议再议再审。”法官站了起来，“退庭。”

离开法庭，冷江回到自己的办公室，心里非常气愤，满脸阴沉。

“主任，从庭审的情况看，租界法庭很有可能拒绝当庭引渡张楠。”蓝丁端过一杯茶说。

冷江瞧了蓝丁一眼，自嘲地摇摇头。

“主任，下一步怎么办？”蓝丁试探性地问道。

“下一步……”冷江琢磨着，“你过来。”

蓝丁把耳朵凑到冷江嘴边：“主任，有何吩咐？”

“安排几个兄弟，明天在到法庭的路上做掉张楠。”冷江说道。

“那可是租界……”蓝丁的脸上露出紧张的神色。

“所以你要办得不露任何痕迹。”

“那个姓金的巡捕不是说，赤色分子曾经暗杀过张楠吗？”

“把‘罪名’安在共产党身上，好主意！蓝站长，你的前途不可限量啊！”

“还请主任多多栽培。”

“一定要确保成功。”冷江再一次强调。

“我会精心安排。”

第二天，第三次庭审就要开始。

金武带着巡捕驾驶警车来到医院，然后金武去叫张楠，其他巡捕下车，手持步枪警戒。这时，在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上，一个“杀手”手持狙击步枪，对准医院大门。张楠被押了出来，杀手开始调整射击姿势，瞄准镜对准张楠的额头，手指即将扣动扳机。这时，金武走到张楠身边，与他并肩而行，金武的身体挡住了射击的线路，杀手扣动扳机的手指只好松开。张楠走进警车，金武和巡捕驾车离去。

这时，在另一个街道上，蓝丁正给特务做着最后的安排。看到警车驶来，装扮成车夫的“特务”将马车赶到街上与装扮成“小贩”的特务发生碰撞，小贩挑子里的水果散落在地上。“车夫”与“小贩”发生争执，巡捕房的警车被堵住去路。

两个巡捕马上跳下警车喊道：“臭瘪三，赶快滚，不然抓你们吃牢饭。”

“小贩”与“车夫”连忙点头哈腰，然后“车夫”拉车离开，“小贩”收拾起地上的水果也匆匆离去。与此同时，一名特务走到警车边上，把手伸进包里拉着导火索，然后扔在警车下面，快步离去。

两个巡捕赶走小贩和车夫，转身向警车走去，忽然间，一声巨响，警车被炸翻……

此时，在法庭大门外早已是人山人海，不少胸前挂着照相机的记者在焦急等待，人群不时向前拥挤，法警只好挥舞着警棍维持着秩序。

“怎么还不来啊？”一个记者说道。

“会不会出什么事情啊？”另一个记者也说。

“押解张楠的警车被炸，张楠生死不明。”人群里，一个男人突然大喊。

法庭前顿时安静下来，记者们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，短短的几秒钟后，记者们爆发出惊呼而后大步地向外跑去，争抢停在路边的黄包车……

这时，冷江和蓝丁出现在法庭外，两人的脸上都流露出得意的神情。

正当两人得意忘形的时候，一辆小汽车停在法庭外。金武打开车门，戴着手铐的张楠走下汽车，冷江与蓝丁的脸上顿时露出惊愕的神情。张楠走过两人身边，轻蔑地注视着他们，然后大步走进法庭。

“本庭宣判。”法官从座位上站起来，手捧判决书。

“全体起立。”书记官说道。

“被告张楠越狱罪名成立，判处终身监禁，驳回国民政府当庭引渡申请。”法官宣读最终判决。然后法锤落下：“退庭。”

法庭宣判后，张楠被押解到提篮桥监狱。监狱的典狱长接到这个消息，立刻召见新上任的看守长威廉。

“越狱的事情，你听说了吧？”监狱长问威廉。

“听说了。”威廉说道。

“对于狱政人员来说，犯人越狱就如同纯洁的少女被魔鬼夺去贞操，张楠和刘峰越狱让我非常痛心。”

“请典狱长放心，我保证今后不会再发生越狱的事情。”

“很好，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越狱犯之一 7632，今天就要送回监狱继续关押，我希望你能对这个人格外关照。”

“请典狱长放心，我会格外关照他的。”

“好，你去吧，马上就来了。”

“是。”

威廉说完，走出办公室，来到操场。

因为是放风时间，操场里到处都是犯人。这时，一辆囚车驶入，犯人们不约而同地拥到铁丝网前。巡捕打开后门，头戴筒帽的犯人依次下车，监狱里的犯人看到筒帽，脸上露出不解的神色。

“这叫筒帽，由柳条编织而成，扣在犯人的头上，在犯人的眼睛的下方开一道小口，犯人只能看清脚尖前的一段距离，根本无法看到远处。这筒帽扣到脑袋上，旁人根本无法辨别犯人面目，有利于押解安全，而犯人之间也不知道对方是谁。警务处早有人提出实施，没想到一直等到现在。”汉森洋洋自得地说道。

“闭嘴，就你话多。”阿贵狠狠地瞪了汉森一眼。

汉森吓得不敢再说话。

“哪个是张楠？”阿炳问郝平。

郝平摇摇头。

黑豹两眼喷火，目光逐个扫过带筒帽的犯人，显然他也认不出来。

巡捕与狱警办理完交接手续，带着筒帽的犯人在狱警指挥下向内监区走去，威廉拦住他们：“哪个是越狱犯 7632？”

“这个就是。”狱警摘下张楠头上的筒帽。

威廉走到张楠面前，上下打量着他，渐渐地脸上流露出阴险的冷笑，威廉将警棍缓缓地放在张楠肩头，张楠脸上浮现着淡淡的笑容，用手拨开肩头的警棍。威廉缓缓举起警棍似乎要落在张楠身上，忽然间又潇洒地将警棍夹在腋下，“集合。”

狱警吹响哨子，犯人们开始整齐地列队。

“新任看守长威廉警官训话。”一个狱警大声地喊道。

威廉环视着台下犯人，长时间地不说话，身体笔挺而立，犯人们的脸上不约而同地流露出疑惑的神色。阿贵站得有些困乏想松动松动筋骨，威廉目光立刻射向阿贵，阿贵惊得立刻站直。

“把 7632 带上来。”威廉说道。

“是。”

狱警押着张楠走到石台下。

威廉用警棍一指：“这个人你们都认识吧。”

犯人队伍中一阵骚动，郝平和阿炳露出紧张的神色，草上飞和小菊芳脸上流露出淡淡的笑容，阿贵则是一副幸灾乐祸的神情，黑豹对张楠则怒目而视。

“张大捕头、7632，这里的人都认识。”阿贵大声地说道。

一些犯人附和着：“认识……”

威廉走下石台，走到张楠面前：“欢迎你回来，7632。”

张楠微微一笑：“不必客气。”

“来人，给我们这位新来的老客人验身、洗澡、换衣服。”

听到威廉的吩咐，两个狱警将张楠捆在一个木桩上，另外几个狱警拖出一根皮水管，威廉手中警棍轻轻一挥，巨大的水柱从水管中喷涌而出，射在张楠的身上，犯人队伍中一阵骚动。威廉的警棍指向众犯人，犯人队伍立刻安静下来。

强大的水流继续倾泻在张楠身上，他的胸口感觉像被钝器不停撞击，骨头快要散架，伤口剧烈疼痛……

威廉挥动警棍示意狱警关掉水枪。

“这个澡洗得痛快吧。”威廉走到张楠身边说道。

张楠脸上露出轻蔑的神色：“还行。”

威廉脸上隐现着怒气，转身手指张楠：“这是我给你们的见面礼，日后胆敢有人在监狱里惹是生非，就算是铁人也得让他掉层皮，给 7632 换衣服。”

说完，威廉离去。

“解散。”狱警喊了一声。

犯人四下散去，郝平、阿炳等犯人向张楠跑去，但被几个狱警拦住。张楠被狱警拖走，经过郝平与阿炳的身边时，冲着他们微微一笑。突然，一口鲜血喷出。

换好衣服，收拾好东西，张楠走出监舍大门，郝平与阿炳立刻迎了上去。

“你受伤了？”郝平担忧地问道。

张楠忍着疼痛摇摇头：“没事。”

这时，草上飞、小菊芳也凑了上来：“张捕头，怎么又回来了？是不是舍不得我们啊！”

“说什么风凉话！”阿炳气恼地说道。

张楠示意阿炳不要动怒，手搭在草上飞和小菊芳的肩上：“想你们，回来看看。”

草上飞和小菊芳顿时一怔，张楠脸上浮现坏笑，搞得草上飞与小菊芳摸不着头脑。

阿贵向张楠等人走来，身后跟着一大群四海帮的犯人。郝平、阿炳看到阿贵，脸上露出紧张的神色，同时下意识地用身体护住张楠，但张楠轻轻地将两人推开。

阿贵注视着张楠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我还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，张大捕头。”

“那你以后就闭着眼睛，就当屁把眼睛熏瞎了。”张楠根本不理他。

阿贵脸上浮现出怒气，手紧紧攥着，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向张楠出拳，就在阿贵欲挥动拳头之时，一个狱警吹响哨子：“开工了。”

犯人们纷纷向各自工作地点走去，阿贵用手指指张楠，示意张楠小心。

“把臭捕头让给我。”黑豹走到阿贵身边说道。

“我知道你和臭捕头有解不开的梁子，可我们四海帮和他也有过不去的坎。”

“我会留口气给你的。”阿豹又说。

“一言为定。”

张楠跟着狱警来到工厂，被安排和郝平、阿炳一起做工。

“这么说，老刘已经离开上海，去了苏区？”郝平一边干活一边问张楠。

张楠点点头，然后又问：“见过 7749 吗？”

“今天刚被绞死。”

张楠听了，默然不语，心里一阵悲伤。不过他知道，伤心没用，必须立刻了解这里的情况，接着问郝平：“现在谁住在 A56 牢房？”

“修爷、阿贵还有汉森。”郝平回答。

“修爷是谁？”

“现在监狱里四海帮的老大。”

此时的修爷正坐在床上咳嗽，阿贵不停地拍打着修爷的背部。

“修爷，感觉好点没有？”阿贵问道。

修爷摆摆手，示意阿贵不要再拍打，然后问道：“那个臭捕头回来了？”

“臭捕头脚跟还没落地，新来的看守长威廉就给 7632 洗了个冷水澡。”

“威廉？”

“就是顶替汉森位置的家伙。”

修爷点点头，又咳嗽起来，阿贵赶忙给他拍打。

“黑豹让我先别动手，把臭捕头交给他。”阿贵又说。

“黑豹与臭捕头有梁子？”

“黑豹的大哥死在臭捕头的手里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不过，怎么说黑豹也是斧头帮的人，这个扬名立万的机会不能便宜斧头帮的人。况且臭捕头没少跟我们四海帮作对，绝对不能放过他。”

“修爷放心，最后结果臭捕头的性命的一定是咱四海帮的人。”

修爷点点头而后站起：“走，也该出去晒晒太阳了。”

走出牢门，修爷坐在一旁，阿贵则指挥汉森等犯人搬运砖块。

汉森推车从阿贵身旁经过，阿贵拦住汉森。

“贵哥。”汉森点头哈腰。

阿贵拍了汉森头上下：“就这么几块砖，偷懒啊！”

然后示意身边的犯人，犯人们七手八脚地给汉森的车里放了好些块砖，直到无法再装。

“掉一块砖今天就别想吃饭。”阿贵狠狠地说道。

汉森不敢做声，用尽气力却又小心翼翼地推车而去，阿贵看着汉森狼狈的样子呵呵直乐。这时，一个狱警陪着威廉走来，阿贵赶忙走到修爷身边，附在修爷耳边小声嘀咕。

修爷站起来向威廉走去：“威廉警官，初次见面，若是在外面我一定在上海滩最好的场子摆花酒给威廉警官接风，可惜是在这里，哈哈……不过，老夫会派外边的兄弟给威廉警官送上一份见面礼。”

威廉瞥了修爷一眼，扭头冲着狱警低语，而后转身而去。狱警将修爷坐的椅子搬走，修爷手指着狱警却不知该说些什么。阿贵手摸着脑袋，也显得莫名其妙。其他犯人都都停止干活，不明所以地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事情。

阿贵缓过神来，冲着众犯人大声喊道：“站着干什么？干活！”

犯人们一边搬运砖头一边悄悄议论着什么，并不时地偷看修爷一眼。修爷站在不远处脸色阴沉。这时，狱警又走到汉森身边用警棍敲敲砖块：“跟我来。”

汉森连忙放下手中的砖块，跟随在狱警身后，汉森被带到威廉的办公室。

威廉坐在办公桌后，桌上摆放着胡琴，汉森站在桌前腰微微向前倾着，脸上浮现着媚笑。威廉眯缝着眼睛打量着汉森：“7775。”

汉森献媚地回答：“到。”

“给我站直。”威廉忽然脸色大变，警棍敲打在桌子上。

汉森吓得立刻站直满脸的惊慌，威廉哈哈大笑，站起身走到汉森身边：“几个月前，这里可是你汉森警长的天下。”

汉森露出尴尬的神情。

“你怎么愚蠢到让两个犯人装病越狱。不过，正是因为你的愚蠢，我才能坐到这个位置上，我得谢谢你。”

威廉示意汉森坐下，汉森不敢做；威廉再次示意，汉森战战兢兢地坐下。威廉递给汉森一支香烟，汉森受宠若惊地接过去。

“日子不好过吧？”威廉问道。

“还好。”

“监狱里的那帮杂碎不欺负死你是不会罢手的。”

汉森想说什么但又说出口，脸上流露出无尽委屈，期盼博得威廉的同情。

“看在你曾经穿过这身警服分上，我会关照你的。”

“只要威廉警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赴汤蹈火万死不辞。”汉森立刻站起来说道。

“我要你写一份监狱犯人的详细情况。”威廉说道。

汉森连连头，拿起笔想了想而后快速地在写着。

威廉认真地看着汉森所写的情况介绍，然后问道：“这个狱医郝平为什么要帮助刘峰和张楠越狱？”

“这我说不清楚。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”

“不过没有郝平的帮忙，张楠和刘峰就是孙猴子也飞不出我的手心。张楠与刘峰越狱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个郝平，必须严惩郝平以儆效尤，警示其他监狱看守……”

“7775，你可以走了，有事我会叫你。”汉森还想继续说，但被威廉打断。

汉森只好离开。

工厂里，张楠正在搬一件零件，因为伤势还未痊愈，显得非常吃力，郝平连忙过去帮忙，张楠示意自己能行，不过没有走出几步，手一松，零件掉到地上。一个狱警快步走了过来，冲着张楠胸口就是一警棍。张楠手捂胸口，脸上露出疼痛的神色。工厂内犯人都停下手中的活，注视着这一切。

郝平急忙走了过去：“7632 生病了，应该休息。”

“你现在已经不是医生，没有权力发号施令。”狱警说道。

“根据监狱条例……”

狱警恶狠狠地看着郝平，大声喊道：“我再说一次，你现在不是医生！”

张楠示意郝平不要再与狱警争辩，重新搬起零件离去。

工厂另一端，黑豹一面干活，一面注视着搬运零件的张楠，看着狱警走远，黑豹抓起锉刀尾随在张楠身后。张楠将零件放在一个偏僻的角落时，黑豹举起锉刀向张楠的头部砸来，张楠敏捷地躲开，紧紧抓住黑豹的手腕。但是不一会儿，张楠的额头渗出汗珠，因为身体虚弱，眼看坚持不住，黑豹的锉刀就要扎进张楠的喉咙。

“7632。”狱警的声音响起。

张楠机警地回答：“到。”

狱警顺着声音走来，黑豹连忙松手把锉刀藏了起来。